學詩毛鄭異同籤

序

夫事無今昨合符于先聖之揆道有變通聚訟于羣儒之議毎發一難則狐沐集疑或解片辭而兎管盡秃去古日遠作者代興一篇之傳師徒異讀一經之校父子殊趣此如截紗籠燈所以障風展轉十重而燈且晦立孫承祖所以繼禰徵引異族而宗反淆轇轕紛呶良可歎已又自祖龍肆熖帝虎滋譌姚姒蒼姬已來筠汗枯朽六籍之道存者幾希葩經更甚其

時學者有齊魯韓凡厥所談多與經悖如芣苢刺惡疾關雎諷晏朝黍離爲伯封所吟式微迺二人合作如斯之倫竝可採錄洎大小毛公出漸闢三家鄭衛爭鳴夔得其一足十日並出羿落其九烏蓋其師受之孟仲子孟仲子受之李克克受之曾申申受之子夏所授受者正也司農北海鄭君遵暢茲旨稍爲之箋宜其恪守纍篇力排衆說爬搔穢藻以待將來而愛豎異類時醸嘲辭岐又岐以亡羊指非指而喻馬

雨無其極莫識命篇之意定之方中復昧測景之法甚至剡妻煽處帝拇敏歆白魚躍航元烏降邠赤熛怒靈威仰錄五帝之名含神霧汜歷樞雜七緯之識綠衣襢衣多爲更張汾王幽王移其次第亦既覯止云男女之構精其新孔嘉乃君民之將讓稽之嚋曩既若彼鴇之楮墓又若此他如孔氏義疏太常駁辨又各懷左袒廉有折衷竊以爲箋疏之作本以闡毛雖有齟齬亦當闕疑況夫子嗟子國古籍莫獲其二

三公是公非所論實賢于仟伯今使俳春秋而誣以稗史訓周易而旁涉歸藏揆厥初情以求實事庸可得哉嘗從家訓之餘側企漢儒之學謹輯其素所請業與講課問辯之作爲毛鄭發者都爲二十三卷昔孫毓有毛鄭異同評評及古人走則何敢籤其疑義粗具燕辭以就正于　當世之先生長者斯鄙志也

嘉慶二十四年歲己卯六月某日張汝霖謹言

學詩毛鄭異同籤目錄

附一卷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一

武盛　學生　張汝霖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箋云。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故云幽閒。言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爲窈。善容爲窕者。非也。

桉鄭申毛云。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明以窈窕

爲女德之幽閒。若指所居之宮。則當云處幽閒深宮。不當云幽閒處深宮矣。鄭箋本謂指三夫人以下嫌於泛言世之淑女。故於此特言處深宮。孔氏于幽閒下去一處字。文義遂隱。至謂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未免過泥。如君子已爲善稱不妨更言愷悌和鳴已爲可聽。不妨更言肅雝。詩之若此者。正多也。東門之池亦云彼美淑姬

君子好逑。傳逑匹也。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

仇能求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陸氏釋文云好逑音求本亦作仇

按鄭氏變文立訓者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此不言當是鄭所見毛氏舊本經與傳皆原是作仇鄭氏訓雖與毛異而字則同作仇也陸氏釋文云本亦作仇可知舊本有作仇者今各本注疏經傳作逑失其舊矣考禮記緇衣引詩君子好仇爾雅郭注引詩君子好仇漢書邊讓傳携窈窕汝標隸此亦以

窮究指叙女漢記求古訓于此可證從好仇李注仇匹也毛詩曰君子好仇文選景福殿賦注引毛詩曰君子好仇足証毛之作仇不作逑矣然此猶後人所引及郎考之毛詩知逑匹之逑毛皆作仇無衣與子同仇傳仇匹也皇矣詢女仇方傳仇匹也賔筵賔載手仇傳賔許諾自取其匹而射釋文云手仇毛音求匹也兔罝公侯好仇毛雖無文當不自異其說考之于詩証之于所引求之于釋文知舊本原作君子

好仇而作述者爲出後人妄改矣

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賢女助后妃供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

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疏箋申毛云○是思之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毛意此假設之詞耳○孔氏申鄭云○既求得之○故當共荇菜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樂此窈窕之女○而其情意之和○若與琴瑟相和○又

云鐘鼓樂之共荇菜之事爲鍾鼓樂淑如

按箋中所云樂必作樂皆作俱讀爲音樂之樂非悅樂之樂明以作樂訓樂之樂之者猶伐鼓之爲鼓之持兵之爲兵之耶釋文云樂之音洛又音岳其確証也正義失鄭旨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云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正義曰下傳云可以斷制公侯之腹心則干城好仇俱是公侯自以爲干城好仇耳箋以此武夫爲扞城其

民

按左氏傳成十二年叔向辭享語全說此詩亦云扞城其民左氏行文縱橫開闔鄭氏原非據此以釋經但武夫足以扞城其民民既安而國以固其爲公侯之干城者不已大與箋之與傳義得兩相足成若匿亡焉謀武夫以自衞而無裨于民雖有力如虎亦祈父爪牙之比耳何足爲兎罝之賢者哉且毛傳質略未必鄭之所說遂乖毛旨孔氏離

閒傳箋往往有過甚之處至好仇之義鄭氏諸所訓者皆與毛別正義釋傳言公侯之好匹當得之耳

采蘋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箋云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尸主齊敬季少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

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
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
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
粢盛蓋以黍稷正義釋傳曰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
女爲一者蓋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
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與禮女爲一也父醴女
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注云上于
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禮作

體正義釋文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之詞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采蘋藻爲羹使季女尸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設之于奥奥即牖下又鮮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于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旣

言禮之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魚與蘋藻爲禮之之物若禮之爲以禮教之則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魚鳥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于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助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爲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爲兼言大夫士祭于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與爲牖下者矣據

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于宗室文同毛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皆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爲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爲長誤矣

按鄭箋難毛孔氏主鄭說謂毛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遂誤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此皆冤毛之論也毛傳所云必先禮之于宗室者自指教成之祭并指禮女也毛意蓋謂凡祭主婦設羹此特使季女尸之

明因嫁而尊重其人尊之重之即所以爲禮之也或曰牲用魚芼以蘋藻是教成之祭所用而上云禮之于宗室禮之之言似即昏禮記所云父禮女也非毛氏誤合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乎曰毛公之意正在禮之二字不知禮女之禮昏禮記古本原作醴至鄭氏始改作禮不特醴女之醴凡儀禮中如醴賓醴婦之醴鄭氏皆改作禮謂古文醴爲禮其所以改字之故按賈疏云以此醴酒禮賓字

从禮者以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伯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及以酒禮之用齊禮之皆不依酒醴爲名皆取相禮故知此醴亦爲禮敬之禮不取用醴爲醴之義也本周禮以酒禮之之語盡改儀禮中醴賓等之醴據孤文以疑古經此妄也說文豊所以行禮之器也醴字從豊得聲是醴字生于禮字之後謂古文禮爲醴者叉妄也毛公非不詳昏禮者昏禮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

此自在女家之禰廟與詩所云宗室牖下者渺不相涉也毛公雖誤不應至是也又按禮記昏義云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傳之文與之相合必是據以為說孔氏謂毛擬儀禮之昏禮記則不惟不見所謂教成之祭并不見所謂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之文矣故知毛公必非據昏

禮記也孔氏又謂醴女之醴毛傳作禮儀之禮無論毛意說季女尸羹自指教成之祭即使說指醴女毛公亦無由預知鄭氏將改醴爲禮而先從其說將醴女之醴作禮儀之禮也故知毛公必非謂禮之爲醴女也且毛傳云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明去嫁期尚遠非如醴女者之婿車在門父親賜醮婿女纚笄出于母左臨期告戒時也故知鄭孔之說皆寃毛也王肅意欲尊毛而多爲曲說

以逼之致遭孔氏所擊螳螂捕蟬未知黃雀在後
亦可歎矣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傳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
有是也箋云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娶時也言我豈不
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
按毛鄭諸論昏期者皆分兩說後另有辨義但考
正義此段有所未安其疏傳豈不言有是也何云
豈不欲早夜而行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細玩

文義豈不之與有是終屬兩意未由牽合詩中如
豈不懷歸豈不爾思毛無明訓惟豈不日戒傳言
君子小人豈不日相戒警乎義甚明白易曉而此
特訓爲有是終難肌解矣
摽有梅其實七兮傳興也摽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
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
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求我庶士迨其
吉兮傳吉善也箋云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

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反其善時善時謂女二十雖夏
未大衰摽有梅其實三兮傳在者三也箋云此夏向
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傳今急辭也摽有梅頃筐塈之傳塈取也箋云頃筐
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于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傳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
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云謂勤也女年
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

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

梭毛以末章爲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以摽梅爲喻則上二章當逝滅與序所云男女皆得及時者相合其云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蓋謂貧者不以貨財爲禮如用雁用幣之類皆不待求備耳先王所以蕃育人民使無怨曠者意美法良于此可見鄭氏以摽梅喻時序前章云雖夏末大衰謂孟夏也二

章云夏何暵謂仲夏也三章云夏巳晚謂季夏也鄭氏本主昏用仲春之說于是自疑其失期太甚而設為明年仲春相奔不禁之說孟夏仲夏既與昏用中春之說不合明年仲春相奔不禁亦與男女及時之義相乖矣且鄭氏謂男年三十女年二十為正時過此先此俱所不可是殆不然使三十二十先王定爲禮國家著爲制則後世當遵而守之弗敢過矣而孔子十九娶於并官氏顏繇二十

四生子淵緐衰周不能守禮豈聖賢亦不遵王乎
知鄭說之不然矣或曰禮記云三十曰壯有室又
王肅亦述毛云前賢有言男子三十不敢不有室
女子二十不敢不有家明有定期矣曰蓋舉其盡
期言之謂過此則嫌于失時耳非男必待三十而
娶女必待二十而嫁也何鄭之固乎

羔羊退食自公傳公公門也正義釋毛曰退朝而食
從公門入私門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于公

謂正直順于事也

案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故鄭以退食爲節儉自公爲正直説亦可通然不如從毛者之爲簡易也

抱衾與裯傳衾被也裯襌被也正義曰今名曰被古名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箋云裯牀帳也正義曰鄭以衾既爲被不得復爲襌被也漢世名帳爲裯蓋因于古故以爲牀帳

案爾雅釋訓幬謂之帳郭注今江東亦謂帳爲幬

邢疏云召南小星云抱衾與裯箋云幬牀帳也幬音裯音義同謂幬裯音同則可矣謂義亦同直是因鄭氏以裯爲牀帳遂舉詩之裯與爾雅之幬而一之耳且毛詩鄭箋本皆作裯而邢疏引鄭箋遂改作幬使鄭氏果作帳不從詩作裯當自云裯宜作幬矣又使詩之裯卽爾雅之幬孔疏亦當引之凡爾雅與詩訓詁相關者孔疏無不徵引今孔疏不引爾雅明爾雅所云幬謂之帳與詩衾裯之裯

不相諧矣而邢氏改箋之本文以實已說不可信
也竊疑被有寢衣之名故偏傍从衣幬幔之屬則
偏傍从巾毛訓裯為禪被者以別乎衾之非禪被
也其義似確鄭以為幬匕何得有衣義耶
汝雲附案許說文云幬禪帳也被稱禪被帳亦稱
裯帳則衣旁之字得通之衾帳也顧野王玉篇云
⿰巾周同幬巾部之文多有从作衣者如帙之為袠常
之為裳群之為裠裙是也幬同⿰巾周然則⿰巾周之為裯

其通例也廣韻禍直株切音厨與㡡通韻會𢊍重
株切音厨通㡡〻字見陸該字林帳也似厨形禍
㡡𢊍古通邢疏蓋非無本但寫改鄭箋爲可指耳
自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箋云純讀如屯正義曰
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
桉史記蘇秦傳錦繡千純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
音屯〻束也左傳襄十八年執孫蒯于純留釋文
純留徒溫反或如字地理志作屯〻留縣在上黨

壹發五豵傳一歲曰豵箋云豕生三曰豵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大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豵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豵獻豜于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豜伐檀傳云三歲曰特叄異獸別名也又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其與毛說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以爲豵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璞曰豬

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荅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以自三已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豵一解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豵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麕鹿皆云絕有力者麉則有縣特謂豕生一名豜豜從兩肩爲麉麉鹿也絕有力者非三歲矣肩麉字雖異音實同也

校爾雅鹿牡麚牝麀絕有力麉音義麉音堅 䴥云

此辨鹿之種類也麕牡麌牝麜絕有力豣音義豣五見反疏云辨麕類說文云麕麞也麉豣字異音殊而正義引釋獸麕鹿皆云絕有力麉麕鹿名別種分而正義直云麕鹿也此蓋因吉日麀鹿麌麌傳麀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毛以麌麌爲鹿多而鄭箋云麕牡曰麌麕鹿似一物遂誤以鹿之絕有力麉麕之絕有力豣合而一之而云麕鹿也又按大司馬職作小禽私之禮記曲禮上猩猩能言不離

禽獸䟽猶引作小禽此不得改為小獸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二

武寍學生張汝霖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傳綠閒色黃正色箋云綠當爲褖褖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正義釋毛因毛以閒色之綠不當爲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閒色之綠今爲衣而見正色之黃反

爲裏而隱以興不正之妾今嬖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又正義釋鄭曰此緣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惟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揄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褖衣而禮記有之則褖衣是正也彼緣衣宜爲褖衣故此緣衣亦爲褖衣也詩人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

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故知當作褖也

案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明衣尊而裳卑褖爲間色黃爲正色嫡妾之喻甚工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以妾稱妻于義紊以綠爲衣于制乖正唯千古無徵而見其厠古之甚毛公魯人生于鄭氏之前又師事荀卿其所傳述猶是古人之舊鄭氏箋詩蓋亦遵暢厥旨然往往屈古文而就己說好古者喜其根柢牙

散斝若尊彝然愚謂如綠衣之等終不若從毛者
之義爲更古雖起作詩者而問之恐未必是鄭而
非毛也
綠兮絲兮傳綠末也絲本也箋云先染絲後製衣皆
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正義略云毛以爲由絲
而後染綠是綠爲末而絲爲本鄭以爲爲褖衣當先
染絲而女反先爲褖而後染絲是失制也
按製染先後詩中未嘗明言無由知其先爲褖後

染絲若以詩先言豫兮卽爲先製衣後言絲兮卽爲後染絲則上章豫兮絲兮亦可分先後乎毛說爲願

與子成說傳說數也箋云成相悅愛之恩正義釋毛云謂成其軍伍之數王肅述毛云謂成其男女之數按鄭讀說爲悅愛之悅毛讀爲言說之說孔王兩述毛意終不甚安而毛意或幾乎隱矣展轉求之略得一證易繫辭云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韓注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死生者始終之數也疏云言用易理始終吉凶皆悉包羅以此之故匕知生死之數也亦以說訓爲數然則詩云死生契濶與子成說當謂死生之成數耳故下云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不我信兮傳信極也箋云不與我相親信音義曰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鄭如字

椒洵信一韻濶活一韻鄭讀信去聲不如毛義之

確但此等處不足爲鄭獻嘲耳

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箋云匏葉苦而濟處深謂八月之時

桉鄭以詩云幡〻匏葉采之亨之本非味苦但至老而色變耳故以葉苦不可食爲八月之時不知月令云仲秋水始涸水涸何得濟處反深乎鄭必以匏苦濟深爲八月之時恐亦未確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傳納采用鴈旭日始旦謂大昕

之時正義曰毛意以始旦之時納采之等禮成又須
及時親迎使妻來歸士如歸妻迨氷未泮無傳箋云
歸妻謂請期也氷未泮謂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
昏矣
校毛鄭諸言昏事者說皆不同然婦人謂嫁曰歸
此自其明訓也鄭氏謂歸妻爲請期似曲
不我能慉傳慉養也箋云慉驕也正義曰偏檢諸本
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爾雅不訓慉爲驕

以養之而至于驕故箋訓爲驕

案說文心部慉下云起也詩曰不我能慉是其證

正與孫毓同不知慉古通畜馬融廣成頌云既越

慉蘊注慉同畜匕之爲養人皆知之而獨不信慉

之爲養尚賴毛公稍存古義且正義云由養而至

于驕故箋訓爲驕然則慉之爲驕仍從養而得義

何不即從訓爲養谷風之婦養且不能得安望于

驕故毛說爲長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于四方箋云簡擇也將且也方日祭祀當萬舞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傳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碩人俁俁公庭萬舞傳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

按此從鄭箋爲便如毛說則方將萬舞言在四方在前上處又言在國中公庭萬舞又言在宗廟公

庭數語之中在彼在此殊無倫次

泉水不瑕有害傳瑕遠也意謂不違禮而有害也箋云瑕過也害何也疾至于衛而反于行無過差有何不可

椒瑕古本通遐詩烈假不瑕唐公房碑引作癘蠱不遐（徽鬃鰈鄭氏讀詩烈假鄭癘蠱）是瑕得爲遐遠之遐矣不至遠而有害辭極順適鄭氏必以瑕爲瑕疵之義而改訓爲過不過有何于語不減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干言所適國郊也正義曰言衍字耳定本集注皆作干所適國郊干泲傳以爲在郊則言禰近在國外耳訃宿餞當各一處不得干與言俱在國郊故箋云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耳

桉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山言山李公緒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王深寧詩地理考引地理志云東郡有發干縣曹氏曰此卽所謂出宿之干邸國志

東郡衞國有干城水經注泜水又東南經干言山

美人之貽傳美人其能貽我法度箋云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

彤管者女史記事之用故毛云貽我法度謂此乃美人之所貽者耳美人即靜女是也所謂貽即上文貽我彤管之貽鄭意謂愛乎人之能以此女遺贈我者適無聊之極思矣豈其然哉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傳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箋云

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于禮。當如之何。
按此詩全篇皆極稱其德而刺意自在言外。君先言其不淑。則與下文所云天帝邦媛等語齟齬矣。毛傳爲妥。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箋云。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
按女汝而古通。詳等語覺鄭讀經如字而似爲汝。陸氏釋文如孔氏正義。俱未及著之以質諸世。

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正義曰。此傳言展用丹穀爲之。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穀。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褘衣赤。褕翟靑。闕翟黑。次鞠衣宜白。以爲疑于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與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褖衣越靑而同黑也

桉周禮內司服。先鄭注。展衣。白衣也。鄭注展衣文

當爲襢〻之言亶〻誠也詩云瑳兮瑳兮其之展
也彼疏略云鄭氏推次六服之法以鞠衣色象鞠
塵其色黃禒衣色黑二者皆有定色用以爲據順
五行之色從下向上推之水色黑禒衣象之水生
于金禒衣上爲展衣故其色白金生于土展衣上
鞠衣故其色黃土生于火鞠衣上闕翟故其色赤
火生于木闕翟上褕翟故其色青五行之色旣盡
惟天色元褘衣最在上象天色元此詩孫毓申毛

氏之說是以意推鄭箋主先鄭之說亦以意推求
知孰合于古但即二說斷之覺鄭說爲順孫云展
衣赤既非全依方色右行之次則取色原無定義
雖本毛說仍不能明其所以用赤之故邶云鞠衣
越白而取黄何由而斷其必爲黄而不爲別色耶
又云鞠衣宜白以爲疑于凶服故越取黄是亦未
必月令云孟秋之月天子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
衣白衣服白玉未嘗以爲疑也且詩云瑳兮瑳兮

說文瑳玉色鮮白也展之為白當從鄭說或曰然則毛公誤乎曰否六服之色經無明文毛公所據之書今人亦不復見但據孫毓之說若古人果依五行五方之色為次則其義不如鄭氏之順耳毛公學有師法非著書以欺世者鄭中有麻正義亦云毛時書籍猶多未詳所據則後人又何可任意改毛耶

邦之媛兮傳美女為媛韓詩作援援援助也箋云邦

人所倚以爲援助也

案爾雅釋訓美女爲媛郭注所以結好援孫炎云君子之援助故美女爲媛鄭氏取援助之訓而不從韓詩取作邦援雖毛說此篇大意主德服相稱鄭說專主容服之美然援助之訓義得兩通

揚且之皙也傳揚眉上廣皙白皙

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傳清視清明揚廣揚而顏角豐滿正義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爲清故此云清視清

明也揚者眉上之美名因名眉目曰揚故猗嗟云美目揚兮傳曰好目揚眉是也既名眉爲揚目爲清明因謂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故上傳曰揚眉上廣此及猗嗟傳云揚廣是眉上爲揚對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閒是眉之下爲揚目之上爲清猗嗟傳又曰目下爲清是目之下亦爲清也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郭云眉眼之閒是目上又爲之名也猗嗟名兮既爲目上故知美目清兮

清爲目下

按野有蔓草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由此一語致孔氏正義紛紜其說考此傳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閒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爲目之美以揚爲眉上之美以婉兮爲清揚之美婉匕然今傳中無婉兮字是嫌于訓清揚爲眉目之閒矣此以經合傳時所落也玉篇面部云䁱於遠切眉目之閒美皃韓詩云淸揚䁱兮 寒春

秋序正義云鄭明作傳與經別行毛公韓嬰之爲
詩作傳莫不皆爾據玉篇所引知韓詩傳固云清
揚顏兮眉目之閒美皃韓與毛傳例同明毛亦當
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閒婉然美也此何一定而各
傳之言清揚者皆可安矣猗嗟抑若揚兮傳揚廣
揚與訓揚爲眉上廣揚者同又美目揚兮傳好目
揚眉以好目訓美目以揚眉訓揚又猗嗟名兮傳
目上爲名目下爲清分言之則上下異合言之則

清明同也明通名檀弓云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明目精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是名與明通也又清揚婉兮傳婉好眉目也以好訓婉以眉目訓清揚也皆實毛以清為目之美揚為眉上之美矣毛意眉上之美為揚者以顙額之際開揚廣濶顙角豐滿故耳孔氏所見對有蔓草傳已無婉兮二字故于君子偕老正義為之歧說而云眉之下為揚猗嗟正義又云以眉毛揚起

故名眉爲揚何不審耶

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傳揆度也度日出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正義釋箋曰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之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于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序云得時者左傳曰

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歷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楚宮即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正義釋傳曰惟傳言南視定北準極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職云晝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于傳也

桉毛公雖不以定中爲記時然傳云昏正四方則時從可知矣又云南視定北準極定既在南則視之而南可得極既在北則準之而北可待固無惑于古人之義也孔氏謂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卽此所謂以定星正南北耳但鄭說定中精詳合古其言昏正四方謂小雪時又足以申暢毛旨是可從也

作于楚宮傳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作于楚室傳室

猶宮也箋云宮謂宗廟也室謂居室也君子將營宮
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
桉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室其總名
也詳宗廟亦有宮室之稱如所謂閟宮桓宮大室
世室是也既宮室爲通稱則此章不必分宮爲宗
廟室爲君室詩既稱美文公則宗廟爲先居室爲
後之義合禮可知亦不必分指也仲梁子與人較
鄭更古亦不以宮爲宗廟則鄭爲强分矣吾不敢

鄙渼學而尤不忍背周儒也

瞻彼淇奧傳奧隈也正義曰隩隈釋邱文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又云厓內爲隩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是也陸璣云淇隩二水名以毛云隩隈爲誤此非也爾雅所以訓此而云隩隈明非毛誤

按瞻彼淇奧禮記大學篇引作澳爾雅作隩釋邱中隩隈又云厓內爲隩外爲隈孫炎云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外爲隈隈皆作

鞫傳寫誤也詩公劉云芮鞫之即按李所引者爲鞫而上云隈當爲鞫鞫不與鞫通證又鞫以傳誤矣毛傳水之外曰鞫此公劉箋非毛傳引誤

然則厓在水曲其內名隩又名隈其外名鞫又作

坈音義同今以隩隈一事分內外故知誤也說文

隩水隈厓也隈水曲隩也互相釋亦隩隈無別也

毛傳云奧隈與說文合又桉水經注云肥水謂之

澳即毛傳所云出同歸異爲肥泉孔氏正義所云

肥泉衛水者是也後漢郡國志注引博物記云有

奧水流入淇陸璣之說蓋非無據王伯厚作詩地
理考惜亦未詳之也

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
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

按說文䯤所以擿髮也以骨爲之詩云䯤弁如星
周禮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司農云會
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檜用組
乃笄檜讀與䯤同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

人謂反紒爲䯤鄭康成云會讀如大會之會琛讀如薄借綦之綦皮弁縫中毎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即一會字而毛公一說先鄭一說後鄭一說許氏一說考古者于此蓋莫知適從矣然與其徵之于文不若考之于事毛公師事荀卿荀卿生當戰國以周之人言周之制猶爲近古且鄭氏注周禮因會五采之會與會弁之會字音相同取而引之斯

固可矣若伊蓁之蓁詩本作騏又改釋以就己說

注經者支離之習莫鄭氏之爲甚也

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正義曰傳軸爲廸釋詁云廸進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按易頤六四其欲逐逐釋文云逐逐如字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爲逐蘇林音廸荀作悠悠劉作跾跾說文跾从足攸聲音式六反是亦與逐音

同蘇廸以廸音易逐乜之逐可見毛之以廸爲軸
鄭之以逐爲軸訓義雖異音實相同孔氏正義謂
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是疑毛之廸不從逐音
矣漢書敘傳下六世耽乜其欲攸乜師古曰攸音
滌乜亭歷反廸一音亭歷反孔氏以廸滌與逐軸
音別遂疑毛不讀逐不知廸逐古音實同也
碩人其頎傳頎長貌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
頎然

椒次章箋云敖敖猶頎頎也玉篇頎渠衣切詩云碩人頎頎傳頎頎長貌又頎頎然佳也詳此是詩本作頎頎六朝時猶未誤今詩作其頎孔氏見經言其頎箋云頎頎兩處不合遂謂類宜貢言故箋云頎頎然則唐初孔氏所見本已誤矣據事當貿孔氏無乃短于不知闕如之義而好逞其解耶

說于農郊傳農郊近郊箋云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

衣服于近郊正義釋傳曰毛于詩皆不破字明此說
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正義釋箋曰士
喪禮云兄弟不以襚進雜記云襚者曰寡君使某襚
此禮之襚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隱
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襚穀梁傳曰衣衾曰襚此春
秋之襚也襚于農郊之襚與禮及春秋之襚讀音同
也禮與春秋之襚謂之衣服曰襚贈死者故何休云
襚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爲襚雖遺吉

之衣服亦謂爲襚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于死者故
引俗語以證之傳曰衣被衣衾此云衣服者以夫人
所更正而服之不必爲衾也
校襚之爲義偏檢經傳俱是施之送死孔氏謂雖
遺吉之衣服亦謂爲襚經傳不得其証惟趙飛燕
女弟遺書曰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心略
可以証然泛然泛然從千百丈中取一與說字音
近之襚以攺經試詩思中如召伯所說說于株野

亦可爲褪衣之褪耶毛公于詩皆不破字其尊經

爲可嘉矣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傳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葚猶女子嫁不以禮

桉葚魯頌作黮疏云飛鴞惡聲之鳥食桑葚而變音晉書張錫傳桑葚甜甘鴟鴞革響鳩食葚而醉

者亦猶薄荷醉貓落蘇醉蛇之等于此見毛公格物之精鄭氏以爲過時食甚無論仲秋已前桑之未落之時甚多無由斷未落之必爲仲秋且鳥雖過時食甚于鳥初無大害何至令人爲鳥慮而戒其無食哉知過食則醉而傷性之訓爲不可易也

將其來施施傳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已之貌

校顏氏家訓書證云詩云將其來施七毛傳云施

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匕舒行皃也韓詩亦重爲
施匕河北毛詩皆云施匕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
遂是之恐有少誤考詩邱中有麻三章章四句匕
四字獨將其來施匕五字據顏氏說則江南舊本
皆作將其來施顏氏因傳箋重文遂謂此章惟此
句五字而不從江南之本然考顏氏述江南江北
書本江北者往往爲後人所改不如江南本爲舊
則此之悉單爲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江南本矣

若以毛鄭皆云施々而以作施々爲是殆亦不然
經傳毋正文一字釋者每重文所謂長言之也禮
記樂記曰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々敬也
雝々和也谷風有洸有潰傳洸々武也潰々怒也
箋云君子洸々然潰々然無溫潤之色釋文引韓
詩亦云潰々不然之貌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
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々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
王吉傳引此詩幷引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々者

是非古之車也捐掐者小雅噂沓背憎傳噂猶噂
噂沓猶沓々箋云噂々沓々相對談語坎々擊鼓
傳坎々擊鼓聲詩中若此類者指不勝屈是可知
毛義雖重言施々而經文固爲將其來旋矣
彼留子國傳子國子嗟父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當
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
按毛公學有師承又去古差近未遇秦火故其所
傳多爲可信其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

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傳合序由庚六章與禮儀合夫毛公之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其說先若合符其源流于子夏可見好古者正宜考求其精無爲異說所惑庶可畧會古義也